

湘北会战亲历记

张仲贤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川军中任职，曾在华容县境内参加对日寇的湘北会战。现应华容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征集，将这一段亲身经历的史实回顾如下，以供参考。

我部属六战区二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缙绪。所属两个军：四四军，军长王泽俊（是总司令的儿子）；六十七军，军长余念慈，是中央调来的。每军下属两个师，一四九师师长赵光璧，一五〇师师长杨勤安；一六一师师长官森，一六二师师长何保恒。我当时在一四九师 四四七团第一营任副营长。

我集团军于一九四二年由五战区调六战区，总司令部驻桃源。我军担任石首至塔市驿一带河防，一五〇师任河防，一四九师为预备队驻安乡、南县一带。我团为前哨团，进驻长江以北监利县以东的朱河镇，团指挥所住老人仓。其前哨营伸至距朱河镇十余里的刘家河、何家桥、聂家河一带，严防岳州和新堤一带敌人进犯。监利县朱河镇位于洪湖、沔阳之间，是洪湖岸边的重镇，是通往新堤的重要港口，是我军的战略要地。在童子湖和洪湖北岸防守的一二八师（师长王敬斋，该师只受指挥不受调遣）与我团联防，并随时与新四军取得联系，互通情报。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团与我师四四五团换防，我团被调往南县一带整训。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日寇为了发动春季攻势对长江以北首先发动冬季“扫荡战”，进攻朱河、监利、沔阳一带。四四五团受军部命令撤回南县一带，王敬久的一二八师在洪湖一带全部被消灭。日寇占领了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只有新四军的游击队仍在洪湖、沔阳一带随时袭击日寇后尾。

一九四三年三月的一天（日期记不清楚了），日寇发动春季攻势，企图一举破长江天险，占领华容，以便南下常德、长沙，与岳阳敌军相策应。华容位于长江以南，地形开阔，有横亘黄石港、塔市驿以南华容县以北的珠头山、小耳山，山势险要，峰峦叠嶂，峡谷绵密，树木繁茂，荆棘丛生，是湖北地区的战略要地。

日寇进攻华容，选中了由黄石港渡江占领小耳山再下华容的进兵路线。先由日伪军伪装成贩运棉花的老百姓，将枪枝弹药藏入棉花包内，乘我军守卫河防部队一五〇师四四八团思想麻痹，戒备不严之机，偷渡了长江天险，占领了黄石港据点。第二天拂晓即掩护日寇主力部队渡江，直向洋河渡进攻。

我军得知日寇渡江情况，即派我团当天晚上赶赴珠头山，第二天拂晓分两路迎击日寇。我营由珠头山向洋河渡前进，第三营由珠头山出发占领小耳山掩护我营，第二营随团部为预备队随我营前进。八时许，我第一连（前卫连）在洋河渡前面与日寇先头部队遭遇，立即展开战斗。日寇的精锐部队向我营猛烈攻击，地上机枪大炮，天上三架飞机俯冲扫射投弹。当时接触的地形正面不到四百米，左

边是河，右边是湖，全部系开阔地，只有一条顺河的堤坎作掩护。同时敌机将团的预备队炸垮，断绝了增援。我营在短短三个钟头打死了三个连长，营长唐玉琳负伤，全营由我指挥战斗到午后一时。终因日寇是精锐部队，武器精良，人员坚强，我军武器较差，兼之伤亡过重，后援无人，即撤退至小耳山一带继续战斗。

日寇直奔华容。当时华容没有守备部队，空城一座。当天下午日寇占领了华容县城。前哨部队设在麻湮泗一带，未能前进。我师撤至南山一带构筑工事，严加防守，阻止日寇继续前进。我部即日组织反攻，由我师四四五团主攻麻湮泗一带阵地，一五〇师从华容以左反攻。经过几次反攻均未奏效。后因我军伤亡过重，日寇占领华容也未前进，我师遂撤至南县附近整顿补充，准备伺机反攻。这次战役经过一个多月才结束。

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天，集团军总部在南县三岔河召开连长以上军官的总结大会。总结这次战役的失败原因，布置今后在战略上战斗上的准备工作。由四四军军长王泽俊和六七军军长余念慈分别主持会议。

上午由总司令王耀绪带头悼念这次战役的阵亡官兵，大家先向阵亡官兵静默三分钟，然后总司令王耀绪讲了关于这次战役的失败因素，也肯定了我军英勇战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阻止了日寇继续南下西上，保持了我军的战斗力等成绩。

王耀绪是一个全川闻名的军阀，他一贯阴险毒辣，捧上压下，

是一个怀疑心严重而又非常敏感的旧军官。他认为在这次战役中，日寇偷渡长江天堑，挥戈南下，占领华容，自己责任重大，害怕战区司令陈诚责备于他。另一方面也想借这次会议大振军威。于是他决心采取舍车保帅，杀一敬百的方法，想杀几个在这次战役中的重要指挥官，来委过要功。我营当时是奉命堵截日寇的前卫营，营长负重伤死去，又打死了三个连长，官兵伤亡二百多人，继由我指挥终因敌众我寡，没有击退日寇的进攻，才导致华容失守。王鑽绪认为这是他搪塞责任的最好借口，于是就暗中选定我做他诿过要功的替罪羊。

午后二时继续举行总结大会。王鑽绪在总结这次战役失败原因时点到我的名说：一四九师四四七团一营副营长张仲贤临阵脱逃，一开始战斗就跑了……还没说将我枪毙，我立即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我没有跑。并立即理直气壮地将这次战斗经过向大会申述：多少时间与敌人遭遇；怎样展开战斗；如何在日寇的机枪大炮猛烈进攻，飞机俯冲扫射轰炸下，英勇奋战，流血牺牲；我营是怎样在伤亡严重没有后援的情况下，激战到午后一时才撤退到小耳山与我第三营会合的……总司令问团长袁明阶是不是这样？团长答复是这样战斗的。三营营长袁宝润又站起来证实说：他当时在小耳山亲眼看见的，我没有跑。与日寇战斗，经受了敌人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确因敌众我寡，我军伤亡过重才撤退小耳山与他营会合，共同战斗至黄昏时才撤退至南山。三营营长袁宝润是王鑽绪的老乡，

原系成都宪兵团的连长，后随总司令出川任我团第三营营长。经过团长的证明，又经过他亲信的证实才算脱险，保住了性命。接着王敬绪又问军长王泽俊是那个部队在任何防？敌人是怎样渡过江的？军长立即回答：是一五〇师四四八团三营九连，由于防守不严，日寇乘机渡江。总司令问连长是哪个，并命令站起来。当时肖连长站起来，一句未答，王敬绪就下令“与我推去枪毙”。后来总司令、军长又先后讲了话，才结束了这个别有用心地总结会议。

我脱险回到部队，第二天又将我送到桃源总部军法处受审。

后来战区司令部召开湘北会战的总结大会。战区司令陈诚说：这次会战是战略上的失利，因河防的防线太长，兵力配备不足，又没有控制有强大的预备队，后面空虚，又系滨湖开阔地带，敌人突破一点就能长驱直入。兼之日寇是强有力的皇军，地空联合作战，我军处于劣势，兵力配备较差，因此失败，并非战术上失利。下级官兵，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英勇战斗，前仆后继，阻止了日寇继续前进。至于战争失利的责任应由战区承担，与下面无干。战区司令解除了总司令的思想顾虑，因而我也被无罪释放了。可怜我

险遭杀害，还受屈在桃源监禁坐牢一百天。事后，仍回军部副官处候差，参加常德会战。军部驻津市新滩口一带，担任防御阻止日寇西上的任务。

附记：张仲贤同志，四川省永川县人，一九四九年随军起义，现任四川省永川县政协驻会常务委员。

称兵沱江 耀武汉阳

——潘浩然——

〔编者按：潘浩然同志，华容县教育局资料员。近两年他利用例假业余时间，广征博采，精研慎取，撰成《华容辛亥革命党人纪闻》一卷，内容翔实，颇有史料价值。本刊将以连载形式全文发表以饷读者，并冀借此广泛征求意见，使这一史料更臻准确、充实、完善。本期发表的《称兵沱江，耀武汉阳》一文，简要介绍了华容辛亥革命的概况，并以此作为《华容辛亥革命党人纪闻》的先声。

辛亥革命，湖北首先发难，武昌城头的炮声隆隆，震幅所及，华容人民亦曾作出了响亮的反应。这就是潘鼎新、黄荣等革命党人组织会党群众在华容所发动的第二次武装起义。他们首先攻入华容县城，勒令知县反正，接着光复南州（今南县），进攻岳州（即今岳阳），后来又开赴湖北，支援首义地区。用潘鼎新自己的话说，便是：“称兵沱江，耀武汉阳”（语出潘鼎新家书，为潘氏后嗣所述。“汉阳”，实指武汉地区。）。

潘鼎新，名毓，华容东乡松木桥人。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早已内定焦达峰为湖南都督，潘鼎新则是焦达峰亲自委任的湘省参谋总长，兼第三镇统制。从一九〇九年起，潘便奉命驻守岳州，以联络两湖革命活动，当时岳州小学彭燕家是他的主要联络据点。这年秋天，潘鼎新的部属焦甲申（华容东乡莲花堰人）在华容罗家洲起事（即第一次起义）失败，被岳州知府魏景熊使知擒杀，株连坐狱达三十余人，潘即出走长沙。次年春天，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

焦达峰准备趁机起事。当时，潘鼎新正在汉口，他受焦的指示，联络黄申芑组织援助，又被官府侦知严拿黄乘外国轮船出走，他则藏身汉口租界得脱，以后辗转回到华容。一九一一年春天，潘鼎新在华容任明达高等小学堂（即今华容一中前身）堂长，从此他便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仍然联络两湖，指挥岳属巴华各县，其联络点也就转到了华容。由于职业上的限制，以后，潘鼎新很少离开华容，外面的事多由黄荣（华容东乡黄家湾人）奔走。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奔走相告，潘鼎新闻讯立即致函长沙，要求焦达峰迅速将逗留长沙的黄荣派回华容协助自己在故乡组织起事。焦达峰接信，便决定他自己去浏阳，黄荣回华容。黄荣经岳州返乡，在巴陵会到了李纯生（巴陵人），并同他一起来见潘鼎新。接着，他们便在华容东山，以及与之毗连的巴陵一带广泛联络，积极筹划。

华容反正，是革命党人联络会党发动群众起来的武装占领，与当时岳州府城的传檄而定有着显然的不同。

九月初头的一天，革命党人率领二、三百名会党群众进攻华容县城。当时，黄荣持枪领先，潘鼎新跨马督阵。由于事先联络镇里的团练聚巨卿指挥练丁进行内应，这天进城比较顺利。接着，他们笔直冲入县府衙门，当场捉获知县乔联昌（湖北天门人，民国二年去职离开华容），并把他带到城郊黄湖山羁押起来。县城工商各界即时悬挂白旗，鸣放鞭炮，以示归顺与庆贺。沱江两岸鞭炮报喜，革命党人声威昂扬。

革命党人在华容县城立下脚来，潘鼎新便在明达学堂里提审联昌，起初晓之以大义，继而胁之以大刀。乔吓得面无人色匍匐跪地，连称：“义军出师名正言顺，大人（指潘鼎新）前程无限，

大人前程无限……”，表示顺应潮流，愿意归顺。其时，长沙已获光复。因为华容革命党人与焦达峰有约在先，“起事后，应尽快率队赴长，以巩固省城。”所以，潘鼎新便接受了乔的归顺，并责成乔联昌在县城北门南岳庙处的自治讲习所宣布独立，举行夺印交印仪式，实行改旗易帜。他一方面要乔联昌继续留任，以维持华容地方秩序，一方面又指派党人黄荣的弟弟黄英杰等襄办一切事宜。一时投诚革命参加攻城内应的原华容团练张巨卿也在指派之列。

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华容革命党人到处宣传“兴汉排满，报仇雪恨。”他们一面集中能工巧匠，赶制梭镖马刀等军械；一面在黄湖山背后的东岳庙树旗招兵，扩大义军。与此同时他们还责成乔联昌开启军粮仓库，为义军筹集粮食；召集地方殷实富户，劝捐军款。据说县城东门一家当铺就曾捐过八百串。不仅城里有人捐了，乡下也有人捐了钱，数额则多少不等。沱江两岸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自从己酉年（一九〇九年）华容地方会党——兰谱会首领焦甲申接受革命党人领导以来，民主革命思想在华容便已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这次东岳庙招兵很受群众支持，不仅焦甲申会党及各地会众前来投效，甚至青年学生、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流民乞丐也纷纷前来应募。不几天，革命党人便选得精壮男丁七百二十人，经过突击训练，编成两个营队，分乘二十四只大木船，从县城东门治河渡口出发向南挺进，临行时，县城各界工商居民都出来鸣放鞭炮，夹道欢送。一些要求从军而未被接受的热血青年也尾随伴行，眷眷不愿脱离队伍。这两营义军，一营由李纯生率领，黄荣随行；一营由周四维（籍贯不详，民国以后在天津一带活动过）率领，潘鼎新随行。李纯生营由华容老河经麻里洲、罗家洲，先

光复南州，再由沅江出口处绕道夺下昌汎洲。周四维营由紫港口入龙开河，经银杯窖，先到张吴滩子作短暂停留，在那里会合了等在楚云铺一带的巴陵会党群众，然后渡湖东行，向长沙进发。

武昌起义不久，清军湖南前路巡防营统领吴耀金、岳沅水师统领柳若乔接到巡抚部院札饬，封锁湖口江面、洞庭湖及湘江航道除外国轮船航行外，交通一度断绝。由于焦甲申的起事，清朝的岳州官府同华容革命党人结下宿怨，对于华容方面，他们一直采取防范堵截的敌视态度。长沙光复后，岳州传檄而定。吴耀金、柳若乔迫于形势，虽曾拍发电报表示庆贺省城独立，但在宣布开放湖口交通时，仍以“岳属不靖”为借口，要求省府“指示机宜，平定叛逆”，把矛头对准华容革命党人，并借此挑拨省方与华容革命党人的关系。因此，华容义军一进入洞庭湖，便同岳沅水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虽然义军英勇奋战，歼敌甚众，差不多控制了东洞庭湖大半个湖面，但由于缺乏精良武器，无法击溃柳若乔扼守在险要口岸的顽敌，始终未能进入湘江内河，只好掉过头来转攻岳州。岳州系府城所在，驻有重兵，而且炮火猛烈，义军也无法上岸，于是被迫退守君山，暂时控制这南北交通咽喉的洞庭湖险要之地，以上援长沙，下援武昌，中断荆宜。

华容义军从治河渡出发以后，虽然经过战斗，有所消耗，但沿途时有增补，所以九月十二日李纯生、周四维两营在君山后湖会师时，却增到了一千余人，战斗力还是不错的。可惜当时革命形势发生变化，这支队伍一直没有开到长沙。

长沙是九月初一日光复的，刚刚十天便发生政变，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同时遇难。接着谭延闿上台，立宪派势力很快伸展到全省各地，他们诬蔑焦达峰是“土匪头子”，诬蔑革命

党人都是“会匪”，进行捕杀镇压。整个湖南，风云骤变。当谭延闿派出的郑柏林来到华容时，乔联昌出城接驾，如迎钦差，华容顽固官绅也纷纷出来摆酒设宴，为郑接风洗尘。筵席间向郑大献殷勤，大诉冤苦，大骂革命党人。这时掌握一定实力的团练张巨卿眼见义军前线失利，省府政局变化，也连忙向这位来自省府的使者——“郑柏翁大人”——转身投靠。他一面恶毒攻击革命党人，向立宪派悔过献媚，一面用金钱收买、分化在县城的革命党人，并唆使一些从前线回来的义军成员到义军首领潘鼎新的家中寻衅闹事。黄英杰等革命党人站不住脚，只好相机出走。华容形势随之急剧变化。驻守在君山的义军，这时进不能投奔长沙，退不能回归故里，义军首领们“面对落霞数寒鸦”，想不出更积极的主意。久困师罢，军心动摇，一些意志本不坚定的分子则提出分财散伙，甚至还有人要挟潘鼎新回去邀功请赏，一时秩序大乱。幸亏方金榜（巴陵人，民国以后为反动派杀害）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平定了风波。但经过这次事故，下级兵目毕竟离散不少，义军受到重大挫折。

其时，岳州城内也不是铁板一块，那里机构林立，旗号众多，情况也有其复杂的一面，比如：驻扎在岳常澧兵备道署的两湖司令部，就是武昌起义后黎元洪从湖北派过来的，他们与湖南不是一个系统。为了探听情况，潘鼎新曾亲自化装进了城。一天，他在南津港偶然碰到了两湖联络司令胡孔昌的随行人员蒋子辉（蒋是潘的老朋友），得知湖北方面，清军大举南下，汉口失利，武昌危岌，亟需支援。潘鼎新回到君山，与黄荣等头目商讨，意欲从革命大局着眼，率军援鄂。接着，他们通过蒋子辉的介绍与两湖联络司令胡孔昌取得了联系。根据胡孔昌的指示，他们又与奉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命令来湘接兵的周祖培会晤。经过一番具体洽谈之后，潘鼎新、黄

荣便重新整顿队伍，在城陵矶集合，当场斩杀了原先逃回华容带头闹事继而又在城陵矶犯过抢劫的朱老五（松木桥人），将其首级悬挂在船桅上示众，然后誓师启碇，随周祖培开赴湖北。当时的实际人数是二百七十人。

周祖培，湖北东湖（今宜昌）人，据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周祖培事略》称：周在岳州带了这支队伍到达武昌，先驻龙华寺，继因军械不足，编成输送三标，属混成协。十月一日，艰苦激烈的汉阳保卫战开始，他们奉军务部长命令调到汉阳守护粮台，直接受总司令黄兴指挥。据蒋子辉老人说，黄荣、潘鼎新初到武汉是在混成协的。实录馆档案《黄荣事略》记载：“黄荣带兵援鄂，嗣后将兵并入混成一协，开往汉阳迎敌”。实录馆档案《潘鼎新先生的历史》记载：“潘继闻汉口民军失利，又率全军援鄂，黎元洪、孙武倚为健将，调赴御敌。汉阳赖以未下”。

以上材料说明，周部与华容义军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在汉阳保卫战争期间（以后也是一样），革命军官兵的升迁补调颇为频繁，华容义军到达武昌以后，既不可能始终全部隶属周部，反之，周部也不可能全是华容义军。比如：十月初二日黄荣便已到刘公（仲文）所组织的总监察处任书记官。据周传记载：汉阳侧翼琴断口扁担山一带战事紧张时，周部曾运送子弹上前线。当时，敌人火力猛烈，革命军炮队难以支持，他们便分兵一半运送子弹，一半收指，散弃枪枝主动投入战斗。以后锅底山、扁担山相继失守，炮队得以安全撤退，正是与他们的奋力掩护分不开的。十月四日扁担山失守。十月初六日，周部奉命到汉阳兵工厂搬运枪炮弹药，与黄总司令同返武昌。初七日汉阳正式失守。初八日，周部又奉军务部长孙武命令开赴青山，保守粮台，运送军火，准备接待从下江开来的援鄂部队。

汉阳失守前不久，潘鼎新本人也调入了刘公所组织的总督察处任高等顾问。十月十日，清军从汉阳龟山向武昌开炮，都督府被击焚，黎元洪出走葛店，人心惶恐，各处办公人员逃走，总监察处刘公决心誓守武昌，黄荣照常办公处理文件。潘鼎新奉命率兵保护都督府及银币铜币诸局。嗣后，南北开始谈和。潘鼎新又受军务部长孙武命令调充第七协参谋及执法官，随统领邓玉麟驻军金口，筹划恢复汉阳。这时，潘与周部一上一下，相距百余里。一九一二年元月，刘公统军北伐，委潘鼎新为北伐左军总执法长，周部亦被编入北伐左军。不过，周部因为军械不足未能成行，潘鼎新行至汉川也因病返回武昌。二月二十八日，黄申芑率兵反对孙武的事件发生，潘未介入。因为潘与黄申芑孙武的关系都野，事后黎元洪派水师统制赵南山等人请潘出面维持，再次委任潘鼎新为第四镇（四镇就是第七协当时升协为镇，以后又改镇为师。）一等参谋，潘负病筹划善后政策。同时，周部也编入了第四镇为辎重四营，驻防武胜门中华学堂。四镇统制本是邓玉麟，邓随孙武辞职，接任者是伙夫出身的蔡汉卿。当时，湖北军政府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这个伙夫出身的蔡汉卿全无心肝，竟向黎元洪声称：给他四十把大刀，定把党人杀绝。潘感到难与共事，对蔡不满，蔡也要杀潘。据蒋老说，潘便逃到鹦鹉洲的木牌上过了一些日子，蒋老还送过饭的。以后，黎元洪出面调停并于四月十五日派潘同财政司长李作栋前往北京，向袁世凯（袁继孙中山已经就任总统）报告湖北财政困难，申请中央补助。但所得甚微。这年七月，李又去过一次，潘却没有再去。从此，潘鼎新也就没有在武汉公开参加军政活动，而是回华容过了一段隐居生活。次年宋教仁在上海被刺，全国舆论大哗，时疫蔓延，他即从巴陵沿碧林家动身赴汉，辗转到达南京。其时，有潘琦（湖南衡阳人）奉

孙中山命令，继黄兴再次宣布南京独立，自任讨袁总司令，潘鼎新曾任过何海鸣的代理参谋长，与何共守南京危城。南京失败，潘即逃亡日本，此是后语，不属本文范围。民国元年夏天，蒋子辉参加“五族少年保国会”是黄荣介绍，当时黄荣还在武昌。民元以后，黄荣的去向史籍很少记载。一九一六年护国军起，黄荣出面反对袁世凯的地方政府，失败被捕，后来押往汉口为段芝贵抽肠绞死，时在阴历四月下旬。

华容义军最盛时期有一千余人，以后有的中途离散，有的再接再厉，有的牺牲战场，有的归隐田园……。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要把每个人的事情一一谈到，显然是不可能的。

以上只是跟随潘鼎新、黄荣参加援鄂的华容义军情况，其实，辛亥革命，华容健儿在湖北参加武昌首义和参加保卫武汉战事的并不只这一批。比如蒋子辉老人，辛亥年他本在武昌读书，是工程营发难以后从军的，黎元洪的辫子剪掉以前，他就是日夜防守着黎元洪的学生军中的一个。据说还有一个孙昌复也是华容（县城东门）人，他也是先在武昌读书，以学生而投军的。至于刘德昭（胜丰乡人），则是民国元年去武昌的。华容县城还有个刘初洪，他是什么时候去武昌的尚不清楚。总之，辛亥革命，华容人民不仅在沱江称兵，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地方政府，而且直接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争。为推翻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创建第一个共和国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业迹，在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应该占有光辉的一页，众多的乡贤先烈也应该一一垂青史，昭示后人。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史籍所载，或者过于简略，或者失之零乱，或者还有明显的失实和错误。笔者身籍华容，遗踪口碑，时有见闻，缅怀先烈，仰钦高风，不揣才疏学浅，不计时日耽延，每寒暑跋涉，走访遗老，

常午夜挑灯，校读史料。例假业余，数易手稿，终于撰成此文，聊充辛亥革命史研究之一例，并交刊布，以求读者补我缺漏，匡我疏忽，是所深望。

罗秋香先生传

罗喜闻遗作

清咸丰四年（1854）藕池口溃决，江水挟泥沙入洞庭，数十年间，县南淤洲之可耕者达数十百里。光绪中叶，巴陵刁民越湖至洲垦殖，贪绅劣衿，相率栖武士持县界说以俱来，侵至鼓楼山下，吾乡农人在洲者，经遭戕杀。

鼓楼者南山尽处也，距县城五十里，去巴陵则二百余里。众皆谬其县界之说，顾无敢公然抗论。独先生愤甚曰：“县界前年钟知府已定于团山，彼拓展几至吾县城下，戕杀我人民，此贪绅鄙夫强占洲土之所为也。有识者不于是力争，南山居民将见逐矣。”

南山夙有九庙（注：“九庙”指（1）舒氏庙 插旗八股村；（2）太邇庙 南山华新村；（3）南里庙 南山繁荣村；（4）大乘庙 南山大佛寺；（5）水口庙 南山南竹村；（6）应镇庙 终南白鹿村；（7）回龙庙 终南松树村；（8）东里庙 终南碧兰村；（9）五灵庙 终南北局村），先生于是集九庙人士议保县界，亦招武士设局舒氏庙。武士（注：指曾修吾，居南里庙；罗步青兄弟，居大乘庙；林西光、林世凡、林国太、李文灿等，居应镇庙，俱各武艺高强、胆识超群。）见吾人民之被杀也愤甚，思将有以抗之拒之。先生诫之曰：“防御而已，不过河（注：指隆庆河），不挑衅。”

光绪十七年（1891）腊尽，先生将返家度岁，以酒令佃武：复申诫而后归。除夕，巴陵民乘间入侵。修吾等益愤怒，雪夜渡

绕道攻巴陵武局（注：该局设在注滋口官码渡），杀伤相当。翌日先生始知之。然无谗词无惧色，^予身徒步至县署自白。知县刘朝坤（注：刘为山东人，为官刚正廉明，不畏权贵。）素重先生，知其不为不义，今为此必不得已也，命且归理家事复来。越数日，先生同曾修吾至县，刘令^解之囚笼，亲解至岳州府署。省大吏^参于员至府狱，褫先生衣冠，严刑钩取杀人状，血肉狼藉，惨不忍睹。时刘令亦待讯府署，每闻先生被刑呼号声，即上堂免冠侃侃辨。如是数年，先生濒死者屡矣，卒不屈。同里罗朝赞（注：罗为罗家咀人，经商巨富，良田以万计。）财雄一乡，牵连入狱，受诸苦楚毋怨言，常以财物济先生：知其非为私也。修吾抵死不自承有罪，亦人杰也。

知府重先生义，不忍死之，辗转请于大吏，事得直，复衣冠而释之。于是县界（注：指距注滋口下约廿里之团山所筑^予午樊，其东为巴陵，西为华容。）始定，洲土复属华容，——皆先生力也。

先生归，倡议以洲田数千亩纳县书院（注：即黄湖书院，县一中前身），数千亩纳禹山庙，今南中（注：县二中前名。）^学址是也。追随先生者（注：指舒氏庙人姜端吾、大乘庙人罗琴重、应镇庙人林西光兄弟、回龙庙人孙保成、东里庙人高云梯、五灵庙人胡家杰等，均分洲田以千计。）皆以洲田成巨富，先生独不私寸土。未几以创伤卒。家贫无以为殓，乡人识与不识，莫不哀怜而敬仰之。矧吾乡风俗日蔽，大义日淹，人人冒死争非分之小利，凡有益于众者，虽弹指而笑为。闻先生风，其亦知所愧耻乎？先生义行，他日

必详县志，故缮述之，使后人继述先生之志之事者，有所取法也。

撰在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重九倭寇侵边之第六年东山罗喜闻承鼎敬撰于昆明翠湖北学舍。

「附记：

本篇是南山罗绍勋老人提供的罗喜闻先生遗作。罗喜闻（一八八八至一九七二），名承鼎，字鲁汉，华容三封人。早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任华容县教育局长，并主持兴建县立一小（即“文庙”）。一九二七年后曾任上海劳动大学教师、浙江省设计委员会调查统计部主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参事兼经济调查所所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昆明中法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训导长。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任湖南南县私立湖西中学校长及校董会董事长并兼华容南山中学校董会名誉董事长。早年曾与毛泽东同志有过交往，新中军成立后，应毛泽东同志之请赴北京，任中央重工业部教育顾问、北京温泉中学校长、北京四十七中校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享誉教坛，且为人清廉耿介，不慕权贵，同情革命，乡人尊为“罗圣人”。晚年著有《中国地名考》一书。

本篇所记罗秋香（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九九年），名丁炜，南山大乘寺人。曾为岳郡优贡。绍勋老人云：其“平居下帷读书，足不履城市。凡县令至，闻其名咸敬重之。先生当承平时，捍卫县界所